

二月的寄望

□程远

一年十二月中,我最喜欢二月。虽然我住在北方,这个月份依然寒冷,身上的棉衣棉鞋还没有脱掉,依然臃肿不堪,形同笨鸟。但,春天的脚步已经悄悄走来。

这个时候,我往往做着一年的盘算。我甚至固执地以为二月才是一年真正的开始,她总是充满幻想与寄望,尽管这时还看不到柳絮飞扬的情景,也听不到桃花流水的清音,风如剪刀,月似寒宫。然而,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即将在这个月份上演,之后是雨水,这也标志着一年四季的开始。散文家苇岸说,这个时候,一直呈现着衰竭冬季特有的凝滞、沉郁的氛围正在退去,一个变动的、新生的、富于可能的季节正在降临。是的,太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早早地爬上东窗,银色的光线隐隐向带有温度的暖色过渡,照亮屋子,也惊醒屋子里的梦。

所以,我喜欢二月。

二月里来,我将开始我的阅读。书架上沉睡已久的书,仿佛一只只越冬的候鸟纷纷展开翅膀,扑到我的桌前或是榻上。无论清晨,还是夜晚,这些充满智慧的精灵将启迪我沉睡一冬的思想。我将重新打开电脑,铺展卷起的宣纸,敲打键盘,挥笔墨迹,即便写不出脍炙人口的华章,画不出酣畅淋漓的美景,寄情于斯,仍感不疲。我亦将系紧鞋带,踏上征程,远游与近走,都将一往情深一如既往而再再而三地一路前行。

二月,是我一年的开始,我已经赚下了一月,我的生命在无形之中延长了三十天,这让我窃喜。我不是一个追赶时间的人,不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,我是一个慢跑者,一个漫游者,一个介于的人。

总之,二月是梦的开始。此时,已是一月里最后一个小时,那么,就让海子的诗为我祈祷吧:

从明天开始,
我将成为一个幸福的人。

.....

面朝大海,
春暖花开。



高晓虎 作

八十多岁的老人,脑海中总是萦绕着许多往事……那时,那些事儿,就这样难以忘怀?

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来临的时候,全国到处掀起冰雪运动的热潮。冬日里,男女老少全民健身,要实现“发展体育运动,增强人民体质”目标。

我在初中读书时,我的母校就是在现在东北师大附小的那栋楼。冬季一到,学校就把校舍对面的运动场浇成一个冰场。上体育课,我们就要走过自由大路,横跨四条有轨铁道,来到冰场上滑冰课。我们穿好学校给准备的冰鞋,老师讲了滑冰的要领,做了热身运动之后,同学们就迫不及待地滑起冰来。不时有人摔倒,自己首先笑起来,然后大家陪着哈哈大笑,不在乎,爬起来继续滑。不知不觉一堂滑冰课结束了,同学们恋恋不舍地回到教室里。大家都怀着那种“冰恋”的心情,不怕冷,企盼着下一次的滑冰课。



往日时光

□顾安文

我在学校的滑冰课上学会了向前滑,很自如。往后滑,滑出葫芦形、滑出蛇形的平行线。还行吧,在同学中滑冰水平不算落后。我胆子小,不敢快滑,如果要求“速度”,我就是个字:慢!

一次上滑冰课时,教我们体育课的崔克老师带着我作“二人滑”的示范表演。有老师带着,我胆子大了,示范表演的效果还不错。

有一件事至今后悔。20世纪50年代,长春市举办第一届全国冰上运动会。东北师大附中排练大型冰上群舞“宫灯舞”,以此作为冰上运动会开幕式献礼,我没敢报名。几年后,有同学问我:你记得咱们表演“宫灯舞”那事吗?我一时很尴尬。直到1958年高中毕业,我的滑冰技术也没什么长进。

不知什么时候,在我们冰场的地板上,耸起一座吉林艺术学院大楼,那时的冰场改地儿了。跟着奥运走,一起向未来!

我的树

□沙占春

莫名地喜欢树,是那种沉醉式的喜欢。

我能叫出所有树种的名字,谙熟它们的形貌特征和生长环境,了解它们的经济或药用价值,也能根据高度、粗细、纹理、叶脉判断出一棵树的年龄,且精准异常。

这看似非比寻常的“本领”并无奇妙之处,只是从小到大日益痴迷的结果。我守着一棵树专注地看上一会儿,粗砺的树干就开始讲述它的过往,摇曳的树枝就开始挥洒它的活力,疏密的树叶就开始描述它的生机。

在我看来,每棵树都是一个故事,都是一段历史。虽然故事未必精彩,历史未必久远,但是足以吸引我去仔细探究。当然,探究也不见得有什么科学结论或深刻感悟,更无非为致知而格物,探究本身就是我要的结果——只是出于喜欢。

想来,这一嗜好应是缘起老宅门前那三棵老榆树。极粗壮的树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枝杈,夏天的树荫投不下一丝阳光,冬天的树下积雪被风一吹也会比别处厚了许多。它们是麻雀的乐园,从早到晚地叽叽喳喳喧嚷不止,只有盘旋的鹞鹰才能让叫声暂告片刻。我总在树下嬉笑打闹,仰望树梢时,我会想象从天空俯瞰全村的样子,寻找蚂蚁时,我会琢磨它看见我时会不会害怕。这样的举动常常让爷爷担心,“这孩子总在那儿发呆,是不是中了邪?”甚至偷偷地祈求树神,别再纠缠他的大孙子。

树龄多少,是谁栽的,没人说得清。爷爷告诉我小时候就有了它们,只是比现在要细一些,我的问题他也问过他的爷爷,一样没有答案。爷爷还说这样的树到处都是,没啥稀奇的。我却对三棵老树情有独钟,它们时刻散发出的神秘气息令我着迷,也让我敬畏,甚至相信它们会在未来某一天告诉我好多过去的事情。“就这么好奇,就这么幻想,就这么孤单的童年”,终是没能等到老树讲起身世的那一天,我长大离开了生活十八年的家乡。

成边二十多年的岁月里,老家常常以睡梦发生的背景闪现在我的生活里。工作压力大时我会梦见自己从树上坠落下来,日子顺意时我会梦见自己轻快地爬到树上和麻雀说话。现实中,家乡早已换了模样,一个主题公园矗立在了家乡的土地上。好在公园保留了那三棵老树,让我依稀辨得老宅的所在,让我的乡愁也有了依傍。每次回家探亲,我都会来到这里静静陪老树呆上几个时辰,让老树把我的记忆带回童年,让爷爷重回我身边,让自己可以无所顾忌地泪眼婆娑——老树依然茁壮,我已白发渐生。

军队生活里,我爱树依旧,发现了新树种就要到书上、网上查找对比一番,确认无疑后才肯罢休。战友也因此送我一个雅号:树先生,我想其中的戏谑一定是多于褒奖的,因为当时我们都看了电影《你好,树先生》。脱去军装后重回故乡,老家的城市生活一时间让我局促难言,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里我难辨东西,常有恍惚迷离之感。好在到处都能见到我认得的老树,慌乱时找到一棵看上一会儿,情绪便会渐渐安定下来。

后来,幸运再次降临,我找到一份城市绿化的工作,爱好变成职业的欣喜把我从迷惘中拯救出来。分享树的知识有了听者,谈论树的话题也有了知音,悄然间我融入了城市的生活。这期间,我也常去看望那三棵老榆树,跟它们絮叨些什么。

别人不以为意地老树也许冥冥中真的就是我心灵的导师,它让我镇定安宁,安静从容,心有皈依,情有所托,也让我像老树一样,扎根到哪里就在哪里繁茂。

其实,老树已经默默地告诉我:你的心里也长着一棵树!



煤油灯影里的妈妈

□张继平

每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,我坐着轮椅徜徉在灯红酒绿大街上的时候。眼前总是浮现出当年农村老家土坯房里那若隐若现的煤油灯光,煤油灯下是妈妈做针线活的身影……

农村老家的窗户分上下两扇,下扇有三块竖条玻璃,上扇是纸糊的。糊窗纸的窗户,亮度非常低,夜里屋里的灯光照不亮窗外的院子。煤油灯是使用旧钢笔水瓶做的,瓶里放上煤油,灯捻子是用棉花捻成细绳放进瓶里,然后把瓶盖扎个小孔,从小孔把灯捻子拽出来,灯捻子把油吸上去,用火柴一点就亮了。有时看见灯捻子烧得差不多了,就用手往外拉一拉。灯下有个座,座有一尺高,是用几根铁条拧成的,底座是一块巴掌大小圆形的木板。煤油灯有个灯窝,灯窝是在屋里侧炕边的墙上挖个二尺长一尺宽的洞,洞离地面一米多高,煤油灯放进去,小孩子不易够到。灯光居高临下,俯照的面积也大些,火苗燃烧在灯窝里,着得安稳。

在那个普遍使用煤油灯照亮的年代,蜡烛对于农村家庭来说,也算是一种奢侈的照亮工具。平时备几支蜡烛,锁在柜里,钥匙挂在父亲的腰间,若不是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或是大年三十,父亲是绝不会舍得把蜡烛奉献出来的。

就是在这盏煤油灯下,就是在这土坯房里,我有着清晰的童年记忆。每当夜深人静,孩子大人相继躺下歇息的时候,妈妈放下白天地里的农活,又操起了针线活。每当我更深半夜起来撒尿的时候,总能看到煤油灯下妈妈坐在炕沿边上不知疲倦的身影。在我幼小的记忆里,怎么也弄不明白,哪来那么多家务活让妈妈贪黑起早的忙碌不停呢?印象最深的就是妈妈在煤油灯下完成一系列的鞋业组装。用白天棒槌砸软的麻皮捻麻线,再用拨楞锤打好麻线;用白天浆好的葛布照鞋样进行裁剪挂面,再用专门锥子纳鞋底上鞋帮;用冲子在鞋帮上镶嵌好鞋带的“捂眼”,直到完成全部制鞋工艺,往往早上一睁眼,就能穿上妈妈头天晚上做好的新鞋去上学了。

一年四季,一家老小,似乎有做不完的鞋,长年累月,真的想象不出妈妈的手被纳鞋的锥子扎出了多少回?被纳鞋绳子来回拉锯时磨破了多少个泡?更是想象不出来,多少个不眠的夜晚,妈妈用勤劳的双手刚强的身心,熬干了多少斤灯油?又熬去了妈妈多少心血!更是计算不出来,全家老小穿坏了多少双妈妈用手缝制的鞋、用手缝补的袜子和衣衫?这灯,这油,燃烧了妈妈多少个青春岁月啊!又燃起了多少我们兄妹一天天成长的激情!

妈妈呀!煤油灯影里的妈妈,你和天下所有的妈妈一样,是多么的朴实无华啊。

每个夜晚,犹如黄豆般大小的煤油灯光,恰似萤火虫一般微弱闪动着,却让我记忆犹新,载满了细腻宽厚的温情温暖和温馨。那是妈妈一双慈祥的眼睛;那是妈妈一双吃苦耐劳的大手;那是妈妈一副爱家爱老爱小的柔肠。寒来暑往,春夏秋冬,哪怕我在外面玩耍到半夜十二点,妈妈都不熄灭这盏微弱的温柔,那是妈妈的呼唤与爱惜,从头到脚,每一个针头线脑都缝就在这盏煤油灯下。那是点亮我前进方向的心灯,我的心永远都不会迷失方向。有光亮的地方就是我的家,不管多晚,不怕多冷,那盏昏暗的灯光下永远都坐有等我回家的妈妈。

不管家里多么贫寒,有家的孩子就很温暖,有妈的孩子就有阳光。

就是在这盏煤油小灯下,就是在这土坯房的房前屋后,有妈妈用双手捂暖我冰凉的脸颊的记忆;有妈妈用滚烫的胸怀热我手脚冻伤的记忆;有妈妈给我讲述岳母刺字精忠报国、黄继光堵枪眼、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的记忆;有土坯炕上用火盆烧烤土豆地瓜的记忆;有大黄狗每天奔跑在放学路上接我回家的记忆;有外屋地房梁上筑巢燕子啄春泥的记忆。有院子里一群大鹅用嘴蹭着我裤脚的记忆。那里有我说不完的故事,一生也抹不掉的记忆。

距20世纪70年代我们也有电灯已经过去近五十年了。我从大学毕业参军到因公负伤退休,也已经历了三十五年的光景。许多往事都从我的记忆中淡淡地消失了,唯独孩童时农村老家那昏黄的灯光忘不掉,妈妈在灯光下打麻绳纳鞋底的身影忘不掉。因为,就是这盏煤油小灯闪耀出的萤火虫般的光明,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。

这盏煤油小灯昏暗的灯光,见证了平凡妈妈伟大的母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在儿子眼中,煤油灯下您的身影愈发的高大起来,清晰起来。

